



四代演员同演《雷雨》 沪剧经典代代传

□ 本报记者 郑娜

尊重原著，强调沪剧特色

在“尊重原著、忠于原作”的基础上，沪剧《雷雨》以周家、鲁家两个家庭、8个人物、30年的恩怨为主线，演绎了伪善的资本家周朴园，受新思想影响的单纯少年周冲，被冷漠的家庭逼疯、被爱情伤得体无完肤的女人繁漪，对过去所作所为充满了罪恶感、企图逃离的周萍，还有意外归来的侍萍，单纯地爱与被爱的四凤，受压迫的工人鲁大海，贪得无厌的管家鲁贵等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

曹禺在自序中说，《雷雨》所显示的，并不是因果，并不是报应，而是他所得的大地间的“残忍”，他是用一种悲悯的心情来写剧中的人物争执与现实主义的。为了凸显人性、人情和人文精神，2013年上海沪剧院重新修改排演《雷雨》时，着眼于贴近时代、贴近现实、贴近观众，强化了戏剧性与音乐性、抒情性与思想性、可看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结合。

剧中完整保留了1959年版中“盘风”“花园会”“吃药”“撕支票”和“四风独叹”等大家耳熟能详的唱段。在第5场的高潮，当真相大白，悲剧命运不可避免地发生时，特别安排了沪剧舞台上很少见的五重唱。这段极具音乐性的演唱为该剧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更强化了戏剧冲突。结尾时那风雨交加的雷电更是惊心动魄，将整个戏推向了高潮，剧中人物无论是家庭秘密还是身世秘密，所有的矛盾都在雷雨之夜爆发，将人类生命里所交织的“最残酷

的爱和最不忍的恨”，展现在观众面前，引发当代人新的思索与回味。

四代同台，演绎经典传承

经典就是有这样的魅力，能够一演再演，越演越活，经久不息，而且无论以哪种表演形式、哪位人物、哪个角度切入，都能把故事说得有滋有味。

沪剧《雷雨》是以繁漪为主要视角的。繁漪是新旧交替时代极有特色、个性鲜明的女性人物，把握演绎的难度非常高。当年沪剧名家丁是娥把这个人物的演绎得生动真挚，曾有“活繁漪”之称。2013年，因为成功演绎繁漪这个角色，现任上海沪剧院院长茅善玉第二次斩获中国戏剧梅花奖（二度梅），她以自己独到的理解和出色的表演，将繁漪的情感变化揭示得层次分明，塑造了另一个崭新的繁漪形象。

除了茅善玉外，此次在《雷雨》中扮演鲁妈的陈瑜、扮演周朴园的王明达、扮演鲁大海的钱思剑和扮演鲁贵的凌月刚等都是沪剧舞台上具有相当功力的演员。据了解，此次《雷雨》汇聚了沪剧院老中青四代优秀演员，陈瑜、王明达是老前辈，茅善玉、钱思剑、凌月刚等是中坚力量，扮演周萍的朱俭是青年一代，而扮演四凤和周冲的“90后”演员洪豆豆、金世杰则是成长起来的最年轻一代。上海沪剧院有一个传统，只要是传承的戏，每一代演员都会演。比如年轻时陈瑜就演过繁漪，王明达演过鲁贵，茅善玉演过四风，一代代年轻演员接过角色

王盘声、杨飞飞、石筱英、邵滨孙、袁滨忠等都曾成功演绎该剧，为今天沪剧《雷雨》的演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近日，沪剧《雷雨》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与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讲堂再度上演，这是7年来该剧第3次亮相京城舞台，四代演员同台飙戏的场面，向观众呈现了经典传承的艺术魅力。

的接力棒，把包括《雷雨》在内的经典剧目一代一代传了下来。

走进高校，吸引更多青年

近年来，上海沪剧院很重视将戏曲推广进校园，去年他们走进上海20多所大学，有讲座，有交流和互动，并通过“大学生公益票”的形式，引领学生走进剧院，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去年10月，上海沪剧院首次与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讲堂合作，将歌颂优秀民族精神的原创沪剧《邓世昌》带到了北大校园，吴依软语的“上海声音”和扎实有力的表演，吸引了大批来自北大、清华、北航、首都师范大学等十余所高校学子。作为与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讲堂“三年合作计划”的第二部大戏，沪剧《雷雨》是沪剧的代表作之一，更是受到广大青年学子的关注。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讲堂开票后，学生票在短时间内一抢而空。不仅如此，北大学子还自发组织了观剧团，在演出结束后与主创人员进行零距离交流。

茅善玉坦言，不是每个学校都有标准化剧场。有人劝她，到学校去演出，简单演演就行了，可是她觉得不行。在她看来，去学校演出是播撒种子的，种子质量很重要。如果种子不好，明年就没有收成。种子一定要好，要遴选名剧、名家，保证声光电质量。学生们第一次看，留下美好记忆，下次还会买票看，才能真正达到吸引年轻人的目的。

全国话剧优秀新剧将展演

“纪念中国话剧诞生110周年·戏园东城10周年——全国话剧优秀新剧目展演季”即将拉开帷幕。

本届展演季剧目由中国话剧协会联合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北京市文化局在全国话剧院团中华北、华东、东北、华中、西北、西南六个片区选出的优秀新剧目，最后确定18部参加展演，且均为首次在北京亮相。开幕大戏是辽宁人民艺术剧院的《千字碑》，将于12月5日在首都剧场上演，以王阳明传奇一生为背景的《此心光明》；讲述传奇画师辗转流离的《〈富春山居图〉传奇》；积极落实“精准扶贫”的《十八洞》；反腐题材话剧《韩文公》；反映当代城市人生活现状的《雨夜》和山区民众走出大山开创新生活的《铁杆庄稼》等18部新剧将陆续在北京喜剧院、首都剧场、国家话剧院大剧场、天桥艺术中心大剧场、风尚剧场、国话先锋剧场上演。此外，展演季还将推出戏园东城建设10周年工作成果展示。

据悉，“全国话剧优秀新剧目展演季”将作为戏园东城战略的核心项目之一长期运营，落户东城，今后每年举办一次。（任姗姗 范雅楠）

“袖”出优美中国舞

水袖舞起源于汉朝，盛行于唐朝，是中国舞的代表。水袖如同人身体呼吸的一种延伸，通过身体的一扬一抛、一抛一洒，宛如行云流水般尽情舞动，“袖”出优美的舞蹈，同时也使舞台效果更加具有美感。

水袖通常有1.2米、1.5米、2米和3米等不同长度，很多人认为水袖越长越柔美，越能表现人物性格特征，其实不然。2米以上的水袖通常是跳神仙的，表现一种仙气十足的气质和恢宏宏大的场面；1.2、1.5米长度的短水袖通常是跳人间凡人，即跳生活中的人物。水袖短好掌控，舞姿更加丰富多变。长水袖在舞蹈过程中做收袖动作时，通常要把水袖先抖顺再收袖，容易影响演员刻画人物时的情绪，而短水袖不需要整理，舞蹈演员可以全身心投入到舞蹈中，更好更准确地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也更能体现汉唐古典舞柔美宛约、婀娜多姿的特点。（许彦青）

《七十七天》 穿越意义世界

□ 阎岩



▲《七十七天》剧照

纪录电影的返潮，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观众的另一种期待，也不断丰富了电影的类型和题材。但是，纵观近年来的纪录电影，“纪录”痕迹过于浓重，甚至造成既不是“真实”又不像电影的尴尬境况。要想把纪录电影拍成电影，而不是纯粹的纪录片，尚需回到电影的本质上来。

刚刚上映的《七十七天》足够“新鲜”，让人眼前一亮。尽管不能尽善尽美，但拙中见朴、拙朴为美。影片与《冈波仁齐》有着相同的意象，也明具有生态纪录电影的类型化特征。而令人欣喜的是，其独特的创作价值和艺术魅力却“超然物外”地表达了出来。这种价值和魅力，集中体现在对意义世界的探索和对复合类型创作的尝试方面。与其说这是一部探险电影，不如说是一次艺术创作的探索实践。

影片所有镜头捕捉的画面，穷尽了羌塘无人区的自然之美、生灵之美、生态之美，甚至连荒原景象都呈现出美的脉动。无人区的奇、险……狼、熊等一切生态，应是“人”探访这个图像世界的对象和理由，也理所当然地构成了一个意义世界的原型。但在整体技术表现方式上，影片则把画面铺展得开阔宏大，“人”在其中的分量仅仅被显影为一个“点”，即便是对人物局部和动作、神态的特写，并在迅速切换中，形成与大画面大场景的强烈比照。

这种比照和反差，在一组组温暖的镜头中，被消融成了富有温度的画面。凶险、惊悚、刺激的镜头几乎没有，就连那些狼特别是小狼都显得尤为可爱，还有那场龙卷风，竟演化成了一道艺术风景，主人公如坐木马一般随之优雅旋转，随即落入海中，浸染成水墨画卷，尽显人与自然和谐之美。如此种种的不可能和不合逻辑，一经艺术化处理，就显示出了唯美的意境，也关照了创作的题目。说到底，探险也好，旅行也罢，都是寻求美、实现审美价值的过程。《七十七天》的视觉美感为植入其中的故事情节和情感戏份以及所要表达的价值观念发挥了奠基作用，已然完成了对意义世界的原始构造。

如果说“无人”是无人区的特征，那么“人”的介入势必打破这种存在的常态。人的介入，赋予了影片所要表达和探寻的意义世界的核心——精神和价值。不速

之客也即主人公的“闯入”，从人的视角和思维，界定了影片已经不只是把图像世界还原给观众，而是引导观众随着主人公的步履和行迹反思一系列“是什么”“为什么”“意味着什么”的哲学命题。比如关于为什么要穿越无人区，男主人公用一句话回答：“活了半辈子，总要做一件自己喜欢做的事”。就是想做，就是喜欢，这何尝不是对意义世界的另一种阐释和表达。

影片中，挑战和抗争，是“人”探索意义世界的基本途径。这种挑战和抗争，不光界定于体力、理想信念、意志力方面，还有对自由的理解和追求。男主人公更多的是挑战生存极限，女主人公则与命运进行强烈的抗争；这种挑战和抗争，自始至终都控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没让自不量力的行为和“征服”的野心乘虚登场，非常节制地表达了“人”之所以敬畏自然、敬畏万物、敬畏生命的深层情感，竟连脆弱、无助也透射出一种强大的真诚、乐观和温暖。正所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如此，就不难理解影片何以把所有的凶险都给予美化、何以把“人”的个体英雄气概都渐渐弱化，也因此，就不能轻易从常识和科学层面给它一个简单的评价。

爱情是艺术创作永恒的主题。把女主人公拉扯进来，有意设计一场“艳遇”，一方面让“疑似爱情”为故事情节增添生动元素，另一方面让人性的光芒反射于“精神之恋”。无爱则不美。高位瘫痪的女主人公在片尾幻般站了起来，微笑着伸出了迎接的手臂，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不是对男主人公的安抚，也不是对观众的慰藉，而应是影片探寻新的艺术路径的变相交待——用“爱”穿越“人”自身的“无人区”——让“爱”丰富意义世界的内涵。男女主人公无疑是融入美景的另一“美”的代言，而其代言的“美”，已非传统意义上的指征。从中找不到英勇无畏、聪慧伶俐、专业精到的性格特征，看不见高富帅、白富美的人物形象，反能于平淡无奇中见诸思想性，于朴实无华中表达真情实感。

不难看出，影片在“纪录”和“电影”的权衡上略有所失度，对“电影”艺术的表达和对作品意义的探究着墨过重，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技术层面上的不精细、不成熟。不过，在电影创作已至“高位徘徊”的当下，这部影片能够别出心裁探索新的创作类型，寻求新的艺术突破，不失为一次成功的价值引领。

◎墙内看花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倡导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抵制低俗、庸俗、媚俗。应该说，文艺为“谁”服务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我们还有必要探讨一下由“谁”来评判文艺和文艺工作者的问题。评判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不同的人、使用不同的标准评判，结果就不同。在我看来，文艺为谁服务，谁就是文艺的“评判家”。

我们都知道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不仅获得过茅盾文学奖，还被誉为“茅盾文学奖皇冠上的明珠”。可我们不知道的是，《平凡的世界》曾被两家大出版社退稿。真正改变《平凡的世界》命运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听众。1988年3月27日，《平凡的世界》开始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广播，作品一下子征服了亿万听众，一些评论家也开始重新反思自己的判断。1991年，这部作品获得了第三届茅盾文学奖。某种程度上，《平凡的世界》是听众评出来的名著。《狼图腾》也曾有过类似的经历。

毋庸置疑，评论家的观点多数情况下有专业造诣和宽广视野。之所以有的评论家的观点受到质疑，是因为他们中的个人由于人情、利益或者思维套路等各种原因，有时不免游离在“客观公正评论”之外。和评论家类似，作家或艺术家也并不是所有情况下都能做到为人民创作，并不是每个文艺工作者都能自觉抵制低俗、庸俗、媚俗。这就有可能导致一些评价或者一些作品发生偏离。比如最近上映的电影《战狼2》得到了观众的认可，票房高达56亿多元，但评论界给予的关注度我认为是不够的，而一些评论家大力称赞的作品，观众认可度却不一定高。票房固然不是衡量影片质量的唯一砝码，《战狼2》也有瑕疵，但公开公正的批评仍是必要的、重要的，对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对于推出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的精品力作，无疑有着重要的作用。

文艺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一定要听他们的声音，特别是创作者，要了解广大受众的喜好，才能创作出广大受众喜闻乐见的作品。广大受众需要也在时刻对文艺作品进行自己的评判。毕竟，广大受众对文艺最有发言权。

文艺作品由谁来评判

□ 张魁兴

传承版《曹操与杨修》在京上演

上海京剧院传承版《曹操与杨修》日前在北京长安大戏院上演。本次演出是由上海戏曲艺术中心举办的“东方之韵·上海戏曲艺术中心经典剧目晋京展演”剧目之一，同时也入围了由北京市文化局主办、北京市演出有限责任公司运营的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的优秀剧目。

新编历史京剧《曹操与杨修》创排于1988年，取材于《三国演义》的第72回。该剧通过曹操与杨修两者的性格冲突来体现作品的深层意蕴，讲述三国时期识才用人的曹操与天赋异禀的杨修之间，因政见和个性而引发的历史悲剧。原案由京剧四大名旦尚小云之子、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尚长荣饰演曹操，言派艺术第三代传人、著名京剧老生言兴朋饰演杨修。该剧被誉为京剧发展史上“新的里程碑”，自创排以来，连演不衰，获奖无数。

2014年，传承版《曹操与杨修》正式建组，由尚长荣任艺术指导，原班大师口传心授，杨东虎、陈圣杰等一批优秀青年演员接过接力棒，完成剧中主要角色的扮演。此次是传承版《曹操与杨修》首次在北京展演。（郑娜）



报海外版
“文艺菜园”
欢迎关注《人民日报》文艺部微信号